

藏密發凡
顯密會要
勝乘實踐

常樂文庫

第一輯
第二輯
第三輯

合訂本



鈴杵

根造
喇嘛
密顯
編著

★非賣品★

常樂文庫 第一輯
第二輯 合訂本
第三輯

佛元二五三一
公元一九八七 年八月初版

編譯人

根 造 喇 嘛
密 顯

印刷者

印刷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一〇六五號東
達中心一三〇一室
電話：五—六二六二八四

藏版處

大圓滿心髓研究中心

千德道六—八號四樓A座
電話：五—二三八八六二

美國大圓滿心髓研究中心
MAHA SANDHI YOGA CENTRE
9011 Schenck Street, Brooklyn,
N.Y. 11236 U.S.A.

華蓮生大師根本咒

梵 文

玆

ॐ श्रीगुरुभ्यो नमः

(注音) Om ah hum vajra gooru padme sih thee hum

藏文

॥

ཨོཾ་ཧཱུྃ་ཤར་གཏུགས་པའི་ཡེ་ཤེས་ཀྱི་མཛེས་ལྷན་།

漢文

翁阿吡班雜古汝貝嘛斯地吡



黎閣阿造根法主舍精本



本精舍主講密顯上師

重印序

香港佛教本以顯教爲主，修密乘者雖然不少，但一向鮮爲人知。回想九年前我根本不知道佛教有顯密兩系。

近年因緣成熟。自一九八一年有大寶法王之噶居中心在雲景道成立以來弘揚密宗教法，加上台灣坊間密宗書籍出版大行其道，一時間令到密宗在香港發揚起來，使更多衆生得沾法雨，誠然是可喜之事。但鑑於市面上所流通的密宗書籍多是爲牟利而發行，因此難免有嘩衆之作，偏於神化。令我覺得有重印常樂文庫的需要。因爲它包括了根造和密顯兩位上師當年出家，赴藏學密的經歷及兩位上師對密宗的根本道理上種種開示，爲有志學密宗者灌輸藏密的基本知識。

一九八五年當我爲亡母在菩提學會拜大悲懺時，檢得一冊常樂文庫第三輯，回家捧讀後，決心到上海去尋訪兩位上師，結果總算如願得以皈依根上師。同年稍後時，根上師離開上海龍華寺前往美國弘法，途經香港時接受信徒皈依人數超過六七十人。只可惜匆匆一個月的短期逗留，未能令更多的弟子受益。

今再逢根上師來港成立了香港大圓滿心髓研究中心於干德道，三個月以來廣傳無上大圓滿密法，更令我感到有需要重印此合訂本流通，藉以介紹根、密兩位上師（密顯上師現正定居在紐約市），卑使更多衆生得聞密法，同證光明正果。

飲水思源，我藉此機會介紹我啓蒙上師胡伯豪居士（我從胡上師習密始於玖年前），胡上師秉承諾那及貢噶兩位上師的傳承，今年以九十高齡還不停修法，弘法，門下弟子遍及香港，星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

我謹此恭請三位上師長久住世，弘揚佛法。並同時恭祝各位金剛師兄弟能同證佛果。

顧安琪

常樂文叢發刊緣起

釋迦牟尼佛的根本教法，是二千四百多年前人類文化發展上一座光華燦爛的明燈，是當時印度民族在擺脫神權統治和階級壓迫鬥爭中發展出來的高度智慧的結晶：對於人類覺性的提高，生活的淨化，利土的莊嚴，一切有情圓滿究竟和平安樂的實現，懷着極崇高遠大的理想。兩千多年以來，經過印、漢、藏、蒙等各民族許多賢哲的繼述，發揮和傳譯，佛的教義已浸潤到亞洲各民族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我們國內，佛教文化對於漢藏蒙等兄弟民族的親密團結作大饒益，是一件很顯著的事實。

我們認識到：佛法的基本精神是偉大的，佛法的根本教理是統一的，佛法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和影響是不可磨滅的，佛法對於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關係是久長深遠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佛法既在世間施設安立，則在其歷史的發展過程上，不能不無演變；演變的結果，有創新，也有分化。因為有創新和分化，所以從一方面看是妙義紛紜，而從另一方面看，表現為莫衷一是。當前社會的發展，要求我們根據佛的根本教法，用科學的歷史觀點，對於整個佛法重新做一番整理研究和綜合抉擇的工作，以期佛法能進一步地服務於文化生活不斷向前發展的新社會。

佛的教法，很早就有小、大、顯、密的分別。其中，小乘的思想，在大乘學說發展以後，已退到從屬的地位，對於以後弘傳上的影響遠不如大乘顯密兩大部門為鉅大。我

們現在研究的對象，暫以大乘顯密兩大部門爲主。在這兩大門中，顯乘方面，公認爲最能繼述和發揚釋迦牟尼佛根本教法的，是龍樹和無著兩大菩薩的學說；密乘方面，則以西藏方面的蓮華生大師和中國的不空三藏所傳的教法，最足以代表密乘的本來面目。因此，我們的基本工作，將以這四家學說的整理研究融貫發揚爲重心，從而進一步綜合抉擇整個的佛法。

我們了解：我們所願致力的是一件長期而艱鉅的工作，決不是少數人們微薄力量所能完成的；因此，我們希望得到佛教界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同時希望得到社會各方面的贊助和輔導。爲了開始我們的工作，我們發起成立常樂精舍，作爲推動我們工作的起點。常和樂是佛地功德中的主要內容，是學佛者所希求的最高目的，同時也象徵着人類社會永續進展和法界有情圓滿和平的實現。我們願本此精神，加以發揚，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之下，爲服務於邁進日新的祖國偉大建設和維護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

爲了展開釋迦教理的研究和學習，擬就顯密兩部重要經論的發展，試作科學的歷史的敘述，料簡抉擇，務求根據教義，而契合時機。此外如顯密經典的判攝，上師求法的體驗和內外諸學的商榷，均可納入常樂叢刊中，羣分類聚，而出以不定期的方式。發刊伊始，用敘緣起如右，尙希各方大德多予贊助和輔導爲幸！

公元一九五三年七月

密顯：一〇五

（清代）第三章嘉遊戲金剛認識母親知見歌

論顯密之義

我學頗瓦法開頂經過

密顯
蓮子
一一〇
一一三

勝乘實踐 第三輯

勝乘實踐序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紀念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紀念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紀念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紀念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紀念

第二次入康求法紀略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感言

西藏佛教新舊派源流

介紹西康仲薩、昂藏、噶陀三寺

宣揚勝乘

大圓滿心髓事理不二說

大圓滿史

常樂精舍成立二周年紀念詩

本精舍同學修法次第

修法獲益略記

我皈依後的體驗

上師相應

周南陔
應慈
密林
印度高邦達
錫蘭衛拉普利
蔣維喬
根造
塵空
根造、密顯
黃葆戉
根造
鉢水
朱蓮梯
蓮學
呂蓮影
陳蓮鵲
一五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五
二六
二七
三三
三三
三五
四六
五四
五五
六三
七二
七三
七五
七六
七八

（譯）摘錄前導文

我皈依後的體會.....	王蓮勝.....	一七九
康藏來信.....		一八一
本精舍成立二年來的動態.....	龔蓮首.....	一八五
印度佛教消息.....	陳蓮鈞譯.....	一八七
編後記.....	密顯.....	一九〇

遊康求法畧歷

根造

一九四七年，密顯法師在普陀前寺（普濟寺）講普賢行願品。我由道岸師介紹，始得認識，並列講席，聽宣法要。經期圓滿後。我乃由常樂庵移居祇園茅蓬，與密法師及道岸師共究西方合論，談及康藏佛教，欣然有尋求之志。密法師曰，此我之素願也。遂於一九四八年春，結爲同志，共謀西進。離却普陀清涼佛境，割捨二位年邁老人（余之法師父，卽伴山庵了清老和尚，現年七十八。剃度師爲常樂庵了塵大師，於去年六月廿九日，七十三歲圓寂於普陀。）爲佛教前途計，爲普陀前途計（普陀向無人到康藏求法，我乃空前之一人），一心求法，不惜身命。

惟吾人平日見解，但知黃教，不知更有紅白薩迦，故所謂學法云者，亦祇是學黃教而已。在余等將動身之前三日，忽得一夢，見一束髮碩肥之人，指余謂曰：汝二人到康求法，宜學紅教，可速得成就云云。語甚明顯，醒後猶憶及。翌日以所夢報知密法師，師先學黃教，固以紅教爲邪道，然余素不多夢，且腦中無紅教思想，爲此，密法師猶豫不決，請於後寺玉佛殿之又豁師。又師以紅白等教四闡，置之佛前，誦咒祈禱，（又師持如意輪陀羅尼有驗），信手拈出，紅教立現。回以告余，余大喜。師猶以誦咒及夢境爲不可靠，是晚師與我誦心經於觀音像前，仍用四闡，外包以炒麵。誦經畢，余虔誠拈香祈請，恭拈一闡。奇哉！紅教又現矣。至是，我與密師學紅教之意乃決。惟昔聞藏中

大德頗章喀告誡，謂先習黃教者，若轉習餘派，則護法必行誅死（頗章喀仁波且主張學紅教及學禪宗爲邪見，必墮金剛地獄，其門下弟子如康定阿旺堪布等，皆戒門下弟子習黃者若轉習紅白教，護法必處以死刑。又卅七年在普陀將發足時，正值超一法師由無錫來朝普陀，聞吾人將入康學紅教，彼謂昔在頗章喀仁波且足下發願，終身乃至盡未來際誓不習紅教。遂勸吾人亦不得學紅教）。然而夢中所示者則如彼，某師所誡者又如此。持此兩端，不知何所適從。比到重慶，托足於長安寺佛學社。適法尊譯師（尊師卽北碚漢藏教理院院長）因事來渝，邂逅相逢。請問如上兩疑，師答曰：護法乃佛菩薩示現，外雖忿怒，內實慈悲，你等只要不學外道，學紅教不妨的，因紅教亦佛法故。至於護法因學餘教而嚴罰，決無此理。如我昔日當和尚，繼又入藏學喇嘛，護法韋陀何不處罰？而今日居然學法歸來已久，可見說護法因改教而罰人，是冤枉的云云。我等蒙尊譯師之透骨誨示，疑團頓釋，尊師眞明眼善知識也。

居重慶將及一月，購得車票，即乘汽車往成都。由孫質成居士介紹，得識三槐樹街嚴公館之督噶上師。上師爲白教轉世之呼圖克圖，修白度母有成就（其廟在雲南麗江）。慈祥愷悌，誨人不倦。聞吾人將入康學法，頗隨喜，即蒙師攝受，爲授地藏灌頂，斯爲第一位上師。

七月，由蓉雅抵康定。昔在上海，先已與佛教世界服務社社長邵福宸居士往來函件數次，至是舉目無識，乃暫居邵居士處。居士固爲法爲人之開士也，兩月中，諸承照拂，令人難忘。

彼時金圓初變，經濟艱乏，吾二人生活毫無把握，邵居士亦爲擔憂。惟兩月中，初蒙邵君介謁薩迦寺老堪布，札巴降澤上師，於短期間，依止學藏文，受度母、蓮師、長壽、觀音等法，並時聆法音。上師略通漢語，本身雖爲薩迦派喇嘛，對於他派教義，亦曾研習，故談話時，絕少自是非他之詞，斯爲吾人第二次所遇上師。

居康定時，便留心探聽康地堪作依止之喇嘛。聞德格一帶，爲康地最高文化中心，精通五明，妙諳顯密，修證驚人之大德，或隱居雪山，或主持道場，所在皆有。余等欣然願往，邵君以關外氣候高寒，語言不通，經濟不足，種種困難，勸以少住數月，從容設法。顧余等爲法心急，一切苦難，不暇計之，出關之意既決，遂將腳費付之馬夫，而除沿路所用旅費，計其到德格時所剩路糧，不足一月。邵君見余等堅定之志；且悲且喜，遂與邵君等（並其女婿劉君等）含淚而別。

出康定，經乾寧、道孚、盧霍、甘孜等縣，漸至德格。道經卡隆，持甘孜白利汪堆土司之介紹函，求見夏克刀登（係康北甚有名望之人，當時擔任西康藏族自治州區政府副主席），請求幫助。夏主席因余等萬里跋涉，不畏艱辛，欣然引以爲奇，乃呼翻譯與語（余等初次到康，不諳藏語）。初問余等來意，告以學法之事，則不勝喜悅。繼問及漢地佛教教理宗派。余等爲分析禪、教、律、密、淨等宗風，及其大義。夏主席謂曰：教義與康藏所說小異大同，固不能狃於一偏，惟五宗之最殊勝者，厥爲禪宗。二位既明禪宗道理，若進習寧瑪（按紅教原名寧瑪下仿此）之大圓滿（禪宗見地與寧瑪之「澈却見」相同），可以卽生頓證三身，二位宜勉之。（夏主席精通顯密，尤信寧瑪教）。

余等辭夏主席而出，翻譯將引余等入見某喇嘛。問其故，則指一房謂余等曰：此間有大喇嘛，爲蓮花祖師代表，前三日謂我曰：「若有漢僧來時，可引來見余」。今二位來此，何不一見。余等聞言甚異之，隨彼入室，則見一束髮魁碩偉岸之人，年約五十，坐於衆喇嘛之首，方誦經。聞余等係普陀漢僧，喜極，即囑諸師誦經，彼則下座，與余等談問。余初見此人，雖覺其魁偉異常人，尙未覺有若何奇異，及談話少頃，忽憶及昔在普陀夢中所見命吾學寧瑪者，與此人毫無異樣；惟夢中所見者，口操漢語，此人則純說藏語耳。余等與此人談論二小時，始知彼爲蓮華生大師懸記爲利樂漢藏之得登巴（譯曰取藏者），名仁怎悟色多傑林巴（譯曰持明光明金剛州），悟證深邃，久爲康藏諸人所尊仰。卽夏主席亦曾乞求灌頂，親聆教授。若非此次夏主席之妹生西，特請上師修法之因緣，吾等卽欲求見，亦無處可覓，緣上師行止無定也。當日談話，不覺日已西垂，遂辭去。

次晨謁師，師爲余等說法，並謂在康修學十二年後，回漢土，可利樂無量有情。卽爲傳授無上部度母大灌頂，及蓮師十二因緣除障法。傳畢，各賜法名，殷勤囑咐，邀與日後相見。余等遂離玉隆，斯爲第三位上師。（上師功德甚大，欲述其祥，當俟異日。）余等在玉隆，辭別最勝依怙之上師，及悲智深廣之夏主席，乃前往德格之巴邦寺。巴邦爲康北噶居派第一大道場，座主爲思都仁波且（卽明永樂所封之四寶法王），年十六歲，相傳爲修白度母得成就者。在寺蒙座主優待，爲尋退居堪布名却登者，充藏文教習，教授藏文文法、書法。並請喇嘛嘎魯傳授六臂麻哈嘎拉，白傘蓋劍母，二十一度

母等灌頂，及修持法。是爲第四上師。

居巴邦寺三月，聞持明光明金剛州上師，將往仲薩寺，爲降養清增仁波且修法灌頂。（清增在康北，爲薩迦教最有修證之大德，與持明上師互相恭敬，而其請持明上師前往修法灌頂，足見其虛懷若谷也。）余等久欲參禮清增仁波且，復因與持明上師相別三月，思藉此再行見面，以備長久親近。遂離巴邦寺，冒雀兒山八九尺之大雪，（先以牛開出雪路，然後敢行），復回玉隆，謁持明上師，隨上師往仲薩寺，居月餘（經歷甚繁不述）。持明上師居仲薩寺時，與降養清增仁波且，互相灌頂。初持明上師爲清增上師傳白傘蓋劍母灌頂，次爲傳辛結雅門達嘎灌頂。（按清增主要之請求，即此尊之灌頂。聞之持明上師云，彼乃於定中親承文殊及蓮師所傳，故本尊像與通常所傳大異）。次持明上師更請清增仁波且之觀音大灌頂。如是勝緣，余等皆得參預其中，並見兩位大德互相尊敬，互相爲師，真不勝歡喜讚歎，得未曾有也。降養清增爲余等第五上師，惜未能久親近也。

四月，隨持明上師由仲薩返玉隆，道經竹菁寺，（此寺爲寧瑪模範道場，所出大德甚久，長年講十三大論，歷代堪布皆顯密精通之大善巧）。在此隨持明上師共居月餘。竊念上師攜余等到處奔走，每逢大道場，必住月餘，此何故哉？蓋爲令余等多見多聞，參考各地之短長，而知所去取也。余等見他教中對於恭敬轉世之呼圖克圖，有時爲師者反執弟子之禮，其敬重轉世具德之人，或不無理由，而於比丘戒上似稍忽略焉。惟竹菁之年邁堪布，對於轉世者，即仍以戒臘及學歷之高下而定其坐次，此寧瑪堪布之作風也。